

阿尔卑斯山颂歌

〔苏〕贝柯夫著

靳戈译



阿尔卑斯山颂歌

〔苏〕贝柯夫 著 靳 戈 译



本书根据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出版社,

莫斯科, 1975年出版的《贝柯夫中篇小说集》译出

阿尔卑斯山颂歌

(苏)瓦·贝柯夫 著

靳戈 译

责任编辑: 孔锡卿
欧阳捍卫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198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32,000 印张: 7 印数: 1-16,650

统一书号: 10169·1772 定价: 0.65元

“第二个浪潮”和贝柯夫的创作

——兼论《阿尔卑斯山颂歌》

—

一九四五年九月，关系着全人类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人民的胜利和法西斯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苏联是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为最后消灭法西斯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之一。因此，很自然，历时四年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成了三十多年来苏联文学创作经久不衰的中心题材之一。但是，如同任何的社会生活事件进入文学创作领域一样，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作家们个人经历、艺术修养以及所受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潮影响的不同，苏联文学中对卫国战争题材的艺术处理也千差万别，远不是始终完全一致的。在三十多年来苏联浩如烟海的卫国战争题材作品中，这种差别、不一致和不断变化，无论就思想内容、艺术描写的侧重点或中心人物形象的塑造，乃至在体裁、风格和手法技巧等艺术形式方面，都有着明显的表现。所谓“第二个浪潮”，主要是指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在苏联文坛上涌现的一批战争题材作品，它们同战后最初几年里普遍流行的同一

题材的作品相比较，显示了多方面鲜明的新特点。

我国解放初期曾经翻译介绍并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优秀苏联小说，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1944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7、1951年)、爱伦堡的《暴风雨》(1947年)、冈察尔的三部曲《旗手》(1946—1948年)和布宾诺夫的《白桦》(1947—1952年)等，就是战后最初阶段苏联文学中反法西斯卫国战争题材的名篇。这些作品都是根据亲自参加战斗的新鲜印象写成，作者大多是战前就已经取得不同成就的老作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早成功地再现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苏联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行为和大无畏精神，热情洋溢，格调高昂奋发，而且都力求在广阔的画面把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放在艺术描写的首位，气势磅礴，读来犹如一座座辉煌壮丽的英雄纪念碑。

一九五六年岁末和一九五七年元旦，《真理报》连载了老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但它以新的主题思想和艺术视野，新的格调和表现手法，给苏联文学中反法西斯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接着，苏联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描写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家和作品，如邦达列夫和他的中篇小说《营请求火力支援》(1957年)、《最后的炮轰》(1959年)，巴克拉诺夫和他的中篇小说《一寸土》(1959年)、《一死遮百羞》(1961年)等，思想艺术倾向都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比较接近。这些作家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在取材上，一般人物不多，场

面不大，不象战后初年的小说那样广阔有气魄，而是只着力描写一两个中心主人公或一个基层战斗单位的所谓“战壕真实”；第二，思想内容方面，大多通过一次战斗或“战壕真实”的具体细致描写，不仅努力表现反法西斯军民的英雄主义壮举，而且充分注意揭示战争的“残酷”和“悲剧性”；第三，人物都是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而且比战后初期的小说更注重表现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经历、艰难遭遇和丰富的精神道德及内心世界；第四，艺术格调不象战后初期的作品那么高亢奋发，因较多接受西方文学中“迷惘的一代”的影响，英雄主义的画面上往往添上一层深沉的哀伤、阴郁的色彩；第五，体裁多是中短篇小说，而且有意强调以“普通日常的语言”代替战后初年战争题材小说里大量的“豪言壮语”，文笔朴质，描写细腻，有时甚至显得烦琐。这也就是最先由西方评论界提出，后来逐渐为苏联的一些批评家所接受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所谓“第二个浪潮”。在这个新的浪潮里，肖洛霍夫只是开了个头，继《一个人的遭遇》之后并不见有新的战争题材作品问世，所以公认的“第二个浪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邦达列夫、巴克拉诺夫，此外还有白俄罗斯的贝柯夫。这三个作家后来的创作发展虽然很不相同，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却都因为比较鲜明地表现了“第二个浪潮”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而风靡一时；他们的姓氏都以俄语字母“Б”开头，所以又被称为五、六十年代苏联战争小说的“三Б”。

二

瓦西里·贝柯夫同邦达列夫、巴克拉诺夫一样，卫国战争中一直在前线，属于“前线的一代”作家。他生于一九二四年，父母亲都是白俄罗斯农民，十年制中学毕业后，考入白俄罗斯共和国维捷布斯克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一九四一年夏天，希特勒法西斯入侵苏联，他立刻投笔从戎，参加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战斗。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他先后担任步兵和炮兵排长、连长、营长，驰骋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以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地的战斗第一线，曾多次负伤，因勇敢和出色完成任务得过政府的嘉奖。

战争结束后，贝柯夫从红军部队复员，当过多年新闻记者和报刊编辑。这期间，他写过一些歌颂战争年代及战后生活中好人好事的短篇小说，但大多技巧平淡，人物流于概念，内容过于轻松，带有“无冲突论”的明显印记；这些作品虽然发表了，但既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也不为评论界所重视。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苏联文艺界发动了一场对“无冲突论”的越来越深入广泛的批判，导致整个苏联文学创作复杂的演变。对于刚步入文坛的贝柯夫来说，这场批判乃是一种新的推动。他认识到，文学创作固然“应该坚定地唤起人们的精神需要”，但是“生活包括千百万种情况，千百万种性格，千百万种命运”，所以，“决不可以把一切都简单地硬塞到两三个常用的公式里”。他决定走自己的路，写自己最熟悉、

最难忘的人和事——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基层指战员紧张复杂的全部严峻真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和认真探索，他终于以自己丰富的作品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成了“第二个浪潮”中著名的“三B”之一。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流派的“第二个浪潮”，在苏联文学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十来年。其原因，主要是“三B”的创作中不同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他们原来共同一致的东西。例如，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邦达列夫和巴克拉诺夫都转向人物众多，画面广阔的长篇小说创作，内容也不限于战争。此外，邦达列夫的小说还越来越富于哲理和直接配合一时一地的政策宣传，如他的《寂静》(1964年)和《热的雪》(1969年)中批判“个人崇拜”的情节，以及《岸》(1975年)里宣扬“东西方缓和”的内容等。巴克拉诺夫则相反，仿佛有意同当局不断变换的政治口号保持一定的距离，利用长篇小说体裁把“第二个浪潮”的“战壕真实”推向极端，如他的《四一年七月》等作品对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的大量自然主义描写。贝柯夫的创作发展，既不同于邦达列夫又有区别于巴克拉诺夫；虽然成名较晚，但也正是他，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最充分地发挥了“第二个浪潮”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艺术特征。

贝柯夫作为一个成熟的语言艺术家，自六十年代初以来，迄今已发表有二十余篇小说。其中，象《鹤唳》(1960年)、《第三颗信号弹》(1961年)、《前线记事》(1963年)、《阿尔卑斯山颂歌》和《陷阱》(1964年)、《死者不痛苦》(1966年)、

《到了就进攻》(1968年)、《克鲁格梁桥》(1969年)、《索特尼科夫》(1970年)、《方尖碑》和《活到黎明》(1972年)、《狼群》(1974年)、《他的营》(1975)和《一去不返》(1978年)等，都是他的主要代表作。《方尖碑》和《活到黎明》曾获得一九七四年苏联国家文学奖金，有不少作品已被改编成电影。这些代表作，体裁皆属中短篇，内容毫无例外地写的都是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它们场面都不大，严格地局限于一次战斗任务；取材的角度虽然不同，或进攻（如《他的营》等）或敌后游击活动（如《索特尼科夫》和《方尖碑》等）或被俘后的逃亡（如《阿尔卑斯山颂歌》等），却都没有超越狭小的“战壕”范围。人物不多，每篇只集中写一个或两个中心人物；而所有的主人公，又都是具有不同经历的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身份一般不超过营长，也就是说都是战争中的“小人物”。我国已经有评论指出贝柯夫创作的基调是英雄主义，但这是一种通过战争的最基层和蕴藏在最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身上，到最关键的时刻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贝柯夫着意表现这种英雄主义，所以他的多数小说虽然写了许多困难，故事多以主人公牺牲结束，但格调并不悲观、阴暗。贝柯夫的多数作品都贯穿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愤怒控诉法西斯侵略者的种种伤天害理的暴行，无情鞭笞本国一小撮叛徒、卖国贼和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热情讴歌反法西斯人民的坚强、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可见这种人道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有时，他的创作因为堕入抽象的人性而产生迷误或失策。例如《第三颗信号弹》

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洛兹涅克是个红军战士，无情地消灭法西斯既是他爱国主义的光荣职责也完全符合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是当洛兹涅克看到刚被自己打死的德国鬼子身上带有一张母亲的照片，顿时愣住了，真想大哭一场，因为这鬼子同样也是母亲生育抚养大的儿子，就是说他同样也是个人！这里，作家正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使自己的人道主义变得敌我不分了。此外，由于拘泥于具体的战壕生活现象，而使作品失去应有的艺术真实感，在贝柯夫的创作中也偶有所见。例如《死者不痛苦》里的主人公竟是个逆来顺受，萎靡不振，完全受恶劣环境摆布的人。这至少说是缺乏典型意义的。

可见，贝柯夫二十多年来发表的大量反法西斯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是不完全平衡的。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突破，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和不足。以上列举的，仅其荦荦大端。

三

《阿尔卑斯山颂歌》在一九六三年写成，一九六四年首次发表，属于贝柯夫和“第二个浪潮”的重要代表作。这是一部严峻、悲壮的战争小说，但它充满着细腻、真切、热烈、委婉的柔情，被苏联评论界称为六十年代初“最优美动人的战争抒情中篇”。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法西斯占领下的奥

地利。主要人物是两名从法西斯集中营逃出来的囚徒：伊凡·捷列什卡和黛茹丽·诺威利。前者来自白俄罗斯农村，是一名苏联红军战士；后者则是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姑娘。这两个属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并具有不同身世和不同性格的男女青年在逃越法西斯监狱，企图共同翻过阿尔卑斯山去寻找游击队的不平凡经历，构成小说整个故事情节的核心。故事经历的时间，前后总共不过三天，但它的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多采。小说对于战争的残酷和法西斯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凶恶，对于反法西斯战士的崇高心灵、坚强性格以及纯洁美好的爱情，对于千姿百态、奇丽壮观的阿尔卑斯山自然风光，都有着精辟、独到的真实描写。

对于战争的罪魁德国法西斯，小说里花的笔墨不多，但揭露是具体深刻的，有力的。通过集中营指挥官让德列尔迫使伊凡擦皮靴，鬼子兵带狼犬追捕逃犯，特别是他们对自己的同胞“疯子囚徒”惨不忍睹的戕害等几个情节，既写出了侵略者的极端骄横和冷酷，又写出了他们的心灵空虚，精神堕落和极端反动虚弱的本质，并使读者清楚地看到，希特勒法西斯乃是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共同的最凶恶残暴的敌人。

和贝柯夫的多数优秀作品一样，《阿尔卑斯山颂歌》在思想内容上最突出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揭示“小人物”的英雄主义本质和坚强性格。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小人物”，同时又都是勇敢无畏的反法西斯英雄。伊凡·捷列什卡战前是个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战争中也只

是个最普通的战士，文化不高，见识不多，平日沉默寡言，但这一个最脚踏实地的人。每当关键时刻他总能置个人的一切于度外。为社会主义祖国，为集体，为友谊，为纯洁的爱情，为一切善良和正义，为维护人性的尊严，他总是宁死不屈。小说里写他挺身而出准备抡大锤砸炸弹，几次被俘又逃跑，同法西斯指挥官及狼犬的搏斗，以及一直保护黛茹丽的情节，都充分有力地显示了这一点。主人公最后壮烈牺牲的场面，更是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凯歌。如果说伊凡·捷列什卡的形象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千百万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青年英雄主义的化身，那么在女主人公黛茹丽·诺威利身上则体现了另一种社会制度里普通小人物的美好心灵和优秀品质。这个来自法西斯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小姐虽然很娇气，政治上天真幼稚，但她聪明、大胆，充满对善良、正义和幸福的追求，严峻的现实使得她同法西斯誓不两立。正因为作者自始至终把揭示英雄主义放在艺术描写的首位，所以，尽管故事中充满艰难困苦，结局更是悲剧性的，但小说的基调始终是明朗的，积极乐观的，鼓舞人振作向上的。

在小说里，从篇幅和情节安排上讲，爱情描写和阿尔卑斯山的自然风光几乎同男女主人公的战斗历程占有同样的比重。但作者不是为爱情而写爱情，为自然风光而写自然风光，它们都是为揭示反法西斯英雄主义主题及主人公的坚强性格和丰富崇高的心灵服务的。男女主人公如此艰难建立起来并如此珍惜的美好纯洁的爱情竟如此短暂就结束了，如此

残酷地被破坏了，读来催人心碎。这是对法西斯匪徒最强烈、愤怒的抗议！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阿尔卑斯山则是大自然原始伟力的象征，它的悬崖陡坡给逃亡的囚徒增添了无穷的困难，而丛山中的密林隘谷，淙淙的流水，和迷人的野花等等，又是保护他们短暂生存和幸福的屏障。种种奇光异彩的生动描绘，把法西斯的狰狞残酷和男女主人公的丰富美好形象，都映衬得更加鲜明突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对爱情主题的处理，从各个方面讲都是相当精彩的。首先，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基础上的，所以它不仅是纯洁的，而且是美好的，崇高的，是任何邪恶势力无法摧毁的。此外，作者不仅一步步深入细致地追索了男女主人公从不了解，互相闹别扭到诚挚相爱的过程，而且对性爱本身的描写，既含蓄而又真切、细腻，既大胆而又不流于庸俗、烦琐。这是包括苏联文学在内的一般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和难得的。

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阿尔卑斯山颂歌》也颇具匠心。它的开头，写突然一阵爆炸后伊凡慌忙从半倒塌的厂房中逃出，刚上山坡又同恶狗进行一场紧张激烈的搏斗，以及“代尾声”前的第二十四章，写面临绝境的伊凡把自己的情侣抛入深渊，自己喉头感到一阵剧痛就眼前一片昏暗等等，惊心动魄，给读者造成强烈的悬念。小说的全部情节，都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悬念及通过作者的倒叙主人公的回顾、遐思和对悬念作出的解答这两大部分构成。这种独特的双重结构，

不但使故事的气氛紧张，使人非一口气读完它不可，而且可以省去许多繁冗的交代，以不很大的篇幅表现多方面浓缩的内容。作品的文笔，总的讲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对人物的行动和他们的心灵变化都作了十分细致、精确的刻画，但它的男女主人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特别是最后一章唱起《卡秋莎》同法西斯匪徒对抗的场面，则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其中有些描写，如伊凡在罂粟花地上似睡非睡似梦非梦的情景等，还带有意识流技巧的鲜明印记。这样，就使得整个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丰富多采，别具一格。

总之，《阿尔卑斯山颂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都是特色显著的。从题材上说，它既是战争小说又是爱情小说；在风格上讲，它既是充满惊险情节的记事小说，更是优美动人的抒情小说。

这部中篇小说也有某些不当之处，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夸大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虽然这种夸大是战后苏联不少卫国战争题材作品中都普遍存在的，但毕竟有失公正，不完全符合实际。所以，笔者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

译者



突然发生的爆炸，使伊凡吃了一惊。他骤地跳起来，明白该趁这周围一片慌乱的机会找个地方躲起来，这样也许有可能冲出工厂逃走。但是，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当他沿着刚才发生爆炸的窟窿边缘奔跑时，差点儿掉进黑黝黝的弹坑里。为了在尘土飞扬的情况下不磕碰着什么，他朝前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紧紧捏着手枪。越过爆炸后隆起的混凝土块时，他又一次被绊倒，碰得一个膝盖直疼。囚鞋已经丢掉了，只好光着脚边跳边跑。车间里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碎混凝土，碰得两只脚疼痛难忍。

后面一直在叫叫嚷嚷，厂房的另一头则不停地响着自动步枪的扫射声。“绝对不能！”伊凡一边对自己说，一边跳到从房顶塌下来的钢梁上，从那儿又迅速转移到歪斜着隔墙上，然后再攀缘到更高的地方，这里当风，尘土已渐渐被吹散，朝四面张望，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靠双手活动保持平

衡，跑过一块长方形的混凝土板，到了车间倒塌后留下的巨大废墟堆的边边上。前面三步路远的底下，就是半倒塌的外围院墙，这是最后的一道障碍了。再往前去，就仿佛整个世界上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片绿茵中伸展着一条条马路，太阳照耀下的砖瓦房顶正发出闪闪亮光，近处则斜铺着一片墨绿色的针叶林。

他迅速地向四周扫视一遍，将手枪塞在嘴里，用牙齿咬住它的电木柄，再纵身往下跳去；围墙顶上尽是尖利的钢刺铁钉，这就要求跳得非常准确。到了围墙顶上后，他先用双手牢牢抓住，迅速爬到它的另一边，这时他没有急于继续往下跳，而是伸出手来慢慢摸索着往下，最后才脱开身子。他落在一堆杂草上，立刻站起来拿好手枪，然后沿着铁丝网，直穿土豆地拼命地往前跑。

背后传来叫喊声和急促的狗吠声，几个地方同时在放枪，还听得到子弹在远处落下的声音。看样子，是在进行追捕，留给他的希望和机会不多了。但只要活下来就行，他不怀疑有这种可能性，于是就下决心逃走。他爬过院墙上的铁丝网，沿着一条煤渣铺成的小道更快地朝前走，来到不远的的一个村子附近。

看来，车间里的爆炸把老百姓惊醒了。两个男孩子从一幢白房子里出来，正拼命地往工厂跑去，前面的一个手里还握着一支玩具枪；正好有小树丛遮挡着，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伊凡从低矮的合欢树丛后面跳起来，差点儿同一位提着个水罐的姑娘撞了个满怀，那姑娘惊恐地大叫一声，水罐掉到

了地上。他没有出声，悄悄地从一旁奔跑过去，穿出小胡同，来到一条不曾洒过水的村郊马路上。他朝四周围看了看，马路上空寂无人，就穿过马路，通过一片沾满灰尘的小树丛，扑倒在地上。前面已经见不到房子了，一个很大的斜坡上的密密集集的山菊花还不曾收割；道路旁边是一种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圆锥形花草在摇曳着。斜坡远处有一片狭谷地带，那就是森林了。再往前去，便是阿尔卑斯山脉，那灰蓝色的峰峦同七月里炎热的天空紧紧连接在一起。

伊凡屏住呼吸细听起来：后面仍在叫喊着，在放枪，狼犬还一个劲儿狂吠，但所有这一切都在那边，在工厂附近的地方，似乎并没有人来追赶他，他举起条纹布做的囚衣袖子擦掉快淌进眼睛里的汗水，然后站立起来，想选择一条最短最安全的路往山上跑。不远的地方有个峡谷，它比别处离城市近些；正好有一条陡坡通向那儿，陡坡上还稀稀拉拉长着几棵云杉。于是，他就又拔腿跑起来。

一鼓作气往山上跑，这原是件十分困难的事！身子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沉重，没有力气了，两条腿哆哆嗦嗦东摇西晃起来，不听使唤。到了陡坡中间，他又止步环顾四周围：狗叫声已经逼近，好象已经就在村边上了。枪声也近了，但只听到有子弹飞过——看来还不是对着他的。是追捕别的人！很清楚 那儿的人都跑散了。这倒是对他有利，稍稍改变了他的处境 他应该抓紧这个时机。

但是，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费了好大劲才爬过一个山岗。站下往背后一瞧，整个城镇尽收眼底，一览无遗；前半